

无形魔掌

〔英〕威尔伯·史密斯著

谢显宁 王爱飞 等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XING MO ZHANG

无形魔掌

WUXING MOZHANG

湖南人民出版社

〔英〕
谢威
显尔·
宁伯·
王史
爱密
飞斯
等译

Wilbur Smith
THE DELTA DECISION

本书根据美国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79年版译出

无 形 魔 掌

〔英〕威尔伯·史密斯 著

谢显宁 王爰飞 刘崇丽 王林 译

责任编辑：霞蔚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7年5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6 插页：2 字数：312,000

印数1，——43,000

ISBN 7—217—00060—2 / I·24

统一书号：10109·2094 定价：2.75元

新书目：87—27

目 录

第一部	雷神之怒	1
第二部	梅莉莎之劫	141
第三部	哈里发之谜	291

西印度洋塞舌尔共和国马埃岛的维多利亚机场上，只有十五名乘客在等候英国航空公司的过境班机。

在等待办理出境手续时，有两对男女总是形影不离。他们都青春焕发，皮肤被晒得黑里透红。在这个岛国乐园的度假似乎使他们觉得极为愉快。四人中的一位女郎亭亭玉立，光彩照人。相形之下，三个同伴黯然失色。

女郎高挑个儿，四肢修长。一头浓密的金发编成辫子，高高地盘在头顶上。她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下，象朵盛开的鲜花。

她赤脚蹬着一双拖鞋，走起路来优雅而富有弹性。一对丰腴高耸的乳房在薄棉T恤衫下颤动着，滚圆结实的臀部把一条随意改过的褪色牛仔短裤绷得象要爆裂开来。

T恤衫胸部印着“我是一颗相思果”几个字，下面是一个海椰子图案。

女郎一脸微笑，甜美可人。她隔着桌子，把印有金鹰的美利坚合众国绿色护照递给那位黑皮肤的塞舌尔移民局官员。但当地她转身和男伙伴讲话时，又换了一口流利的德语。她收回护照后，便领着三个伙伴朝安全门走去。

对塞舌尔警方两位负责武器检查的官员，女郎又再次展开了微笑外交，并随手从肩上取下网包。

“你们检查这些东西吗？”她问。两位官员都笑了起来。

原来网包里装的是两颗特大的海椰子。那奇特的果子每颗都有两个人头大，是这个岛国最负盛名的纪念品。她三个同伴的网包里也都装着这种热带水果。对这种司空见惯的东西，警察根本不屑一顾，只是马马虎虎地用金属探测器检查他们的飞行提包。这就是他们剩下的全部手荷行李了。当检查到一个提包时，探测器发出了尖利的叫声。提包的主人是个小伙子，他怪不好意思地从帆布包里拿出一架小型尼科玛相机。大家一晃，笑得更开心了。警察挥了挥手，让他们进入候机厅。

候机厅里早已挤满了中转乘客，他们是在毛里求斯登机的。透过候机大厅的玻璃窗，可以看见那架波音747巨型客机蹲在跑道上，油车正在给它加油，整个机身都被探照灯射得泛着刺眼的光。

候机厅里已经坐无虚席。于是，他们就站在一台大吊扇下，围成一个圆圈。天色渐渐变暗，空气也潮湿起来。这样一大群人挤在这个不透风的候机厅里，烟草味和热呼呼的人体味使空气变得污浊而压抑。

金发女郎和伙伴们愉快地交谈着。他们不时爆发出阵阵大笑。她比两个男伴还要高出几英寸，比另一个姑娘则要高出整整一头。很快，他们就成了几百名乘客注意的中心。自从进入候机室，四人的举止有了微妙的变化，好象比原来更多了一丝轻松感。他们笑声朗朗，包含着某种近乎狂热的兴奋。在候机厅里，他们从来没有安静过，两只脚不停地踏着地面，双手不断地摆弄着自己的头发或衣服。

尽管他们显然是个封闭的小团体，那种亲密得似乎神秘莫测的氛围使人无法插脚，但是，中转乘客中有一个男人还是离开了身旁的妻子，站起身，穿过大厅朝他们走去。

“喂，讲英语吗？”走近时，他问道。

这男人身材粗壮，五十多岁，铁灰色头发又浓又密。戴着付深色角框眼镜，一幅顺心阔绰、志得意满的派头。

这个封闭的团体很不情愿地为他开了个缺口。高个金发女郎仿佛是理所当然的代言人：

“当然罗，我也是美国人。”

“不是开玩笑吧？”他格格笑了两声，“哦，也许你猜到了。”他毫不掩饰赞赏的目光，打量着她，指指她脚边网包里的果子，“我不过是想知道那些是什么东西。”

“这是海椰子。”金发女郎回答。

“哦，我听说过。”

“他们说，这叫‘恋果’。”她说，弯腰打开脚边那个沉甸甸的网包。“你看看就明白了。”她把一个海椰子递给他。椰子的两半球合在一起，酷肖人的屁股。

“这是背面。”她莞尔一笑，露出雪白的牙齿。

“这是正面。”她把海椰子翻过来，让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簇粗糙的卷毛。显然，女郎是在撩拨他，奚落他。她换了一下姿势，将臀部微微朝前挺了挺，那人的眼光情不自禁地扫向她紧绷绷的蓝色牛仔褲下丰满的三角区。

那男人微微涨红了脸，张开口，轻轻吸了口气。

“公树还有一根和你的手臂一样粗一样长的雄蕊。”她瞪

大双眼，就象两朵盛开的三叶紫罗兰，忽闪忽闪地闪着蓝光。这时，候机室那头，那人的妻子起身走过来。她凭女性的直觉得有点不妙。她比丈夫要年轻得多，因怀了孕，变得臃肿、笨拙。

“塞舌尔人会告诉你，月圆时，公树会拔出根来，绕着母树团团转，求偶调情。”

“同你的手臂一样长，一样粗呢！”她身旁的那个小个子黑发姑娘微笑着说：“哎唷唷！”小个子姑娘也在寻他的开心了。两个姑娘有意将目光盯住那男人的下身。他蠕动起来，那副窘态招来身边两个小伙子一阵讪笑。

他妻子来到他身边，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她那生了痱子的前脖颈因气愤变得发红，上唇沁出小小的汗珠，就象透明的水泡。

“哈里，我觉得不舒服。”她柔声哀哀地说。

“那我得走了。”他如释重负地嘟囔了一声，沉着和信心动摇了，挽着妻子的胳膊，领她走了。

“你认识他吗？”黑发姑娘用德语问，声音很低，依然清脸带笑。

“哈罗德·麦凯维特，”金发女郎同样用德语轻声回答。“沃思堡的神经外科医生。他在星期六上午向会议宣读了闭幕词。”她解释说，“一条大鱼！”她说着，真象猫儿似的伸出粉红的舌尖舔了舔嘴唇。

这是星期一的夜晚。候机室里的四百零一位乘客中，有三百六十人是医生，或者，他们的妻子是医生。他们当中有

不少是医学界的名流，来自世界各地——欧洲大陆、英国、美国、日本、南美和亚洲。二十四小时前，他们刚刚在马埃岛以南五百英里的毛里求斯结束了医学年会。这班飞机是会议结束后第一班离境的国际班机之一。早在会议期间，所有的座位就被预定完了。

“英国航空公司飞往内罗毕和伦敦的070班机准备起飞，请中转乘客从正门登机。”广播员的声音里带有克里奥尔人的乡音，听来象温柔的歌声。人们纷纷向入口处拥去。

“维多利亚指挥塔，这是070机组，请求点火起飞。”

“070注意，准许起飞，滑行跑道01，请调整方位。”

“请将我们的飞行修改计划传告内罗毕，登机人数四百零一，已满员。”

“明白，你们的飞行计划已经修订。”

巨型客机仍在昂头爬升。整个一等舱里，“系好安全带、不准吸烟”的指示灯闪闪发光。金发女郎和一个伙伴并排坐在宽大的IA和IB两个座位里。座位恰好处于指挥舱和一等舱的隔舱边。这对男女占有的座位早在几个月前就预订好了。

金发女郎点点头，那小伙子便俯身挡住她，遮住了走道对面乘客的视线。女郎从网包里拿出一颗海椰子放在膝盖上。

这个椰子早就被人沿自然纹路小心地剖成了两半，吸干

了奶液一样的果汁，剥去了白色的果肉，然后又天衣无缝地重新粘合在一起。若非过细检查很难发现破绽。

女郎把一个小小的金属器械插入接缝，使劲一撬，只听到一声细微的咔嚓声，海椰子一下分成两半，就象复活节的彩蛋一样。

在这个中间塞了泡沫塑料的外壳里面，是两个光溜溜的鸡蛋状的铅灰色物体——每个都和垒球差不多大。

这是两颗东德造手雷，上面印有华沙条约国的统一番号：MKIV (C)。手雷外层用的是强化塑料，这种材料用于地雷外壳，可以防电子金属探雷器。手雷上的黄线条表明它们不是破甲弹而是高爆炸弹。

女郎左手抓起一颗手雷，右手解开腿部安全带，轻轻溜下座位。当她摇摇晃晃地掀开门帘走进厨房时，其它乘客只是颇感兴趣地望了她一眼。她走进服务间，身上还系着安全带，坐在折叠椅上的事务长与两位空中小姐抬起头来，严厉地瞪着她。

“对不起，小姐，我得请你回到座位上去，等机长灭了安全灯再来。”

金发女郎高举左手，让事务长看清她手中那个闪闪发光的灰蛋。

“这是特种手雷，专门用来杀伤坦克手的。”她说得平心静气。“它可以将整个机身炸开，就象撕纸袋一样，五十码以内的人无一能幸免。”

她观察着他们，看到他们满脸惧色，面孔就象是朵揉皱

的花。

“出手三秒钟爆炸。”她又停住话头，眼中闪着兴奋的光，呼吸也急促起来。

“你，”她指着事务长，“带我去驾驶舱。其余的呆在原地，不准动，不准说话。”

小小的驾驶舱装着操纵人员和各式各样的仪表和电子设备，显得过于狭小。她的出现使三名操纵人员微微吃了一惊，都转身看着她。她又抬起手，让他们看清手里的东西。

他们一下子就明白了。

“现在我接管这架飞机。”她说，然后对着飞行机械师，“关掉所有通讯设备。”

机械师飞快扫了机长一眼，见到机长略略点了下头，他立即从命，关掉了无线电收发报机——先关甚高频，接着关高频，最后关掉了超高频。

“还有卫星传播，”姑娘命令道。他抬头扫了她一眼，她这方面的知识使他吃惊。

“不准动地面监听器。”机械师听了直眨眼。在公司之外，没有人，也不该有人知道这个特别通讯渠道。只要他接通右膝下的开关，立即就可以向希思罗机场指挥塔发出紧急警报，使机场人员监听驾驶舱内的谈话。他把手移开了。

“拨下监听线路保险，”她准确无误地指着机械师头部上方的盒子说。机械师又瞟了机长一眼，但姑娘的声音象蝎子一般刺人。

“照我说的做。”

他小心翼翼地拨下保险，她也略为松了口气。

“讲讲你们的飞行许可范围。”她指示说。

“我们获准用雷达导航飞往内罗毕，在三万九千英尺内高度可以自由调节。”

“下次报告‘飞行正常’是什么时候？”

飞行正常是向内罗毕指挥塔的例行报告，使他们知道飞行正按计划进行。

“十一分三十五秒之后。”机械师是个年轻人，满头黑发，前额宽大，皮肤白净，相当标致。他训练有素，动作干净利落。

姑娘转向机长。两人互相打量着对方。机长的头发剪得很短，紧贴在那颗圆圆的大脑袋上。他长着牛一样的粗脖子，面孔泛着红光，象个农夫，或者说象个屠夫，但是他却很镇定，举止沉着。这是个需要严加防范的人物。姑娘立即意识到这点。

“我要你相信，我是这次行动的全权负责人，”她说得字正腔圆。“我欢迎能为我的事业献身的机会。”她深蓝色的眼睛盯着机长，毫无畏惧之色。她看出了机长眼里流露出对她的第一丝敬意。很好，全都在她预料之中。

“我相信。”机长说，又点了点头。

“你的职责是对机上四百一十七人的生命负责，”她接着说。他觉得没有必要回答。“只要你完全执行我的命令，他们都会很安全，我向你担保。”

“很好。”

“这是我们新的目的地。”她递给他一小张雪白的打印卡片。“我需要一份有气流预报的新航程图和抵达时间表。在下次报告‘飞行正常’后，你们要立即改变航向。下次的报告时间是——”她回头望了一眼机械师。

他接口答道，“九分五十八秒之后。”

“还有，我要你们掉头时尽量保持平稳。我不希望任何旅客的香槟溅出来，明白了吗？”

她在驾驶舱不过呆了短短几分钟，但已同机长建立起一种奇特的微妙关系。这是一种混合物：既有不情愿的尊敬，也有明显的敌意和异性的诱惑。她有意把自己穿戴得富有刺激性。由于兴奋，她一对乳头变硬了，象是要蹦出那件薄棉衫。她散发出的那股成熟女性的肉体馨香，也由于兴奋而变得更加浓郁，弥漫在小小的驾驶舱里。

好几分钟里都没人吭声，后来还是机械师打破沉默。

“离报告‘飞行正常’还有三十秒。”

“好，开高频，报告。”

“内罗毕控制塔，这是快鸟070。”

“请讲，快鸟070”

“飞行正常。”

“知道了，070。四十分钟后再报告。”

“070明白。”

金发女郎如释重负地嘘了口气：“好了，关上。”然后她对机长说：“关掉飞行导航器。用手控掉头，让我们看看你能飞得多平稳。”

弯转得漂亮极了。两分钟内，飞机转向76度，就连平衡仪上的指针都没有晃一下。航向调整完毕，姑娘第一次微笑了。

她洁白如雪的牙齿反射着绚丽的阳光。

“好。”她望着机长的脸笑了，“你叫什么名字？”

机长躊躇了片刻，“西里尔。”

“你可以叫我英格丽德。”

这几天，除了必须带着手枪、自动武器去靶场训练外，彼得·斯泰德的司令部就没有固定的日常安排了。雷神司令部的全体人员——甚至技术人员也不例外——都不能免除去靶场的例行训练。

彼得一天的时间都排满了紧张的活动。一开始是了解他指挥座机上刚安装的新型电子通讯设备。这要花上半个上午，接着刚刚有时间赶上参加突击队在大力神运输机主舱里进行的训练。

彼得和第一批十名队员一道跳伞。他们从五百英尺高处跳下。降落伞似乎在刚要着地那一刹那才一下子张开。但因侧风很强，着陆点不很集中。彼得首次着陆不太准确。从跳下飞机到穿入凄凉地屹立在索尔兹伯里平坝军事区那座废弃未用的行政楼，他们用了二分五十八秒。

“要是他们把人质扣在这儿的话，等我们赶到就只有打扫血迹的事了。”彼得冷冷地对突击队员们说，“重跳一次！”

这次，他们把时间减少了一分五十秒，沿航向成紧密队

形朝大楼飘下，比科林·诺贝尔的第二突击队快了十秒。

为示庆祝，彼得不屑坐运输机返回。他们跑步五英里回到机场，人人全副装备，带着捆成一大包的伞。

大力神正等着把他们送回基地。但是，等它滑进主跑道尽头雷神部队司令部防卫区时，天已经黑了。

彼得极想让科林·诺贝尔去作报告。他的司机应该在克罗伊顿东站接到梅莉莎·简了。可能她正在离基地大门仅半英里远的新别墅里盼他呢。

从接过雷神部队的指挥权以来，他已有六个星期没看到她了。整整六周中，他一天都没让自己松口气。这时，他才觉得一阵自责。他本来应给自己一点优待的。因此，报告之后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把部队交给了科林。

“你要去哪里度周末？”科林问。

“明晚，她要带我去流行音乐会——还是《活着的死者》那一类。”彼得低声笑起来。“好象我不听这支歌就没有活过一样。”

“代我向梅莉莎问好，替我吻吻她。”

彼得为自己新找的私邸花了一大笔钱。成年后，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军官宿舍和食堂过的，身边总是围满了别的人。但是，这个指挥权却使他有了脱身的机会。

从驻地到别墅驱车仅需四分半钟，别墅在一条幽静的小巷外高高的野蔷薇篱笆后面那个未加修缮的花园中。几个星期后那儿就变成了他的家。他甚至可以把自己的书拿出来了。这是二十多年来他收集起来的，还从未有机会拿出来

过。他把这些书堆在小客厅的书桌周围或者放在床边的桌子上，虽然还难得有时间读上几本，但对他也不无安慰。新工作太紧张了。

梅莉莎一定听到了罗弗轿车碾在砂砾上的嘎嘎声。她从前门扑出来，跑上车道，笔直冲进汽车的光柱里。彼得已忘记她有多可爱了，心中一阵激动。

他一下车，她就扑在他怀里，双手接着他的腰。他抱着她。好一会儿，两人都说不出话来。她的身体苗条、温暖，充满活力。

后来，他托起她的下巴，仔细注视着她的脸蛋。她那双紫蓝色大眼睛里滚动着幸福的泪花。她已经有了成熟女性那种剔透的美。她再不会有青春期的粉刺和烦恼了。

彼得庄重地吻着她的前额。“你会急死的，”他受怜地责备说。

“啊，爸爸，你真是大惊小怪。”她含泪笑着说，踮起脚尖，在他嘴唇上亲吻。

他们在克罗依顿一家意大利餐馆吃晚餐。梅莉莎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彼得只是看着她，任她去说。看见女儿生气勃勃，焕发着青春活力，他心花怒放。很难令人相信她还不到十四岁。她看上去已差不多完全成熟了。雪白的高领线衫下，两只乳房已经不仅仅是两朵突起的蓓蕾；她的举止就象比她的年龄大十岁的妇女。只有不时发出的天真无邪的格格笑声和一两句难听的罗得安俚语，比如倒霉虫什么的，才使她显得不那么老成。

回到别墅，父女俩在炉火旁喝饮料，计划着周末要过的每一分钟，小心翼翼地绕过陷阱，他们不成文的禁忌主要集中在“妈妈”两个字上。

快睡觉时，她又过来，坐在他膝盖上，用指尖抚摩着他脸上的皱纹。

“你知道，你让我想起谁了吗？”

“告诉我，”他请求道。

“加里·库柏。当然，只是比你年轻得多。”她又赶紧加上一句。

“当然罗，”彼得格格笑了，“你是在哪里听说的呢？”

“上周星期天，他在电视里演《正当中午》。”

她又吻了吻他的嘴唇。她的气息里还带着糖味和饮料香。秀发也飘逸着清爽的甜味。

“你多大了，爸爸？”

“三十九岁。”

“还没老得那么可怕。”她把握不准地安慰他。

“有时老得象恐龙呢”——正要說下去，放在他空杯子边的无线电传呼机尖声叫起来。电子声叫得令人发毛，彼得觉得心中一沉。

不该在这个时候叫，他想。不该在今天，不该在我和她分别这么久才见到她的时候叫。

传呼器大小和香烟盒差不多，圆圆的眼睛闪着红光，和音频信号一样，亮个不停。彼得无可奈何地把它拾起来，女儿还坐在膝上。他打开微型对讲机，按下送话按钮。